

# 谋算

一个180岁的易学奇人  
匪夷所思的一生

程小程◎著

洞悉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规律，  
先人一步，谋势布局，方可成就大业

一切玄奥，尽在本书：  
长生之秘、易理玄学、谶纬之术、  
推背图、梅花易数……

# 大师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 谋算大师

程小程◎著


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谋算大师 / 程小程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  
司, 2016.11 ( 2017.3 )

ISBN 978-7-5502-9024-2

I. ①谋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6 ) 第263246号

### 谋算大师

作 者: 程小程

责任编辑: 孙志文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)

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508千字 700mm × 980mm 1/16 印张: 26

2016年12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2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024-2

定价: 39.8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## 目录

|      |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第01章 | 童言有忌   | 003 |
| 第02章 | 神秘二老   | 016 |
| 第03章 | 瞒天过海   | 032 |
| 第04章 | 天门响地   | 048 |
| 第05章 | 鬼迷心窍   | 064 |
| 第06章 | 天门辨玉   | 079 |
| 第07章 | 一物降一物  | 095 |
| 第08章 | 白玉顶戴   | 112 |
| 第09章 | 风云诡谲   | 128 |
| 第10章 | 小人难成大事 | 147 |
| 第11章 | 丢卒保车   | 163 |
| 第12章 | 权臣受挫   | 180 |
| 第13章 | 天门拜师   | 196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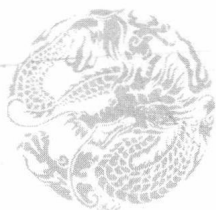
|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 14 章 | 战争如戏  | 213 |
| 第 15 章 | 反戈一击  | 229 |
| 第 16 章 | 痛失虎门  | 245 |
| 第 17 章 | 天门别京  | 261 |
| 第 18 章 | 镜花也是花 | 277 |
| 第 19 章 | 江晨求欢  | 293 |
| 第 20 章 | 惊天大案  | 306 |
| 第 21 章 | 再落虎口  | 318 |
| 第 22 章 | 天门说三国 | 334 |
| 第 23 章 | 人情难送  | 351 |
| 第 24 章 | 八面玲珑  | 372 |
| 第 25 章 | 养匪自重  | 385 |
| 第 26 章 | 遁入空门  | 393 |

天长地久。

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。

——《道德经》





## 第 01 章

# 童言无忌

邵如林回到家，换下官服，满面春风地踱步到饭厅，夫人梁氏早已迎在门口，笑吟吟地问：“雨山，看你这般神情，可是要升官了吗？”

邵如林字雨山，鸿胪寺少卿，曾在钦天监任职。

“林大人一把火烧了蛮夷两百万斤鸦片，大长国人志气，万岁爷连呼‘大快人心’，我焉能不喜。快拿酒来，我要浮一大白。”

邵如林在饭桌前坐下，正要对等候已久的家人开口说：“吃吧。”这时邵天门脚踩着矮凳，趴在桌沿上，望着他突然说：“爷爷，你快要死了吗？”

满桌老小，顿时吓瘫。

邵知理一巴掌掴在天门的脸上，狠狠地望着自己的夫人严氏说：“抱出去。”

邵如林脸色铁青，但仍用和缓的语气说：“童言无忌，不要和小孩子一般见识。”

邵知理对父亲赔笑：“父亲，都是不肖子管教无方。”

严氏抱起天门，羞愧地逃出饭厅。

好好一顿饭，让五岁的邵天门一句话搅得索然无味。

这句话，邵如林不是第一次听天门说了。去年冬天，天门曾对他的乳娘陈氏说过。那次天门在邵如林的书房玩耍，陈氏进来给天门添衣裳。天门一抬头，对着陈氏说的就是这句话。三个月后，陈氏得急病死了。

当时邵如林只当小孩子的一句无心之语。陈氏死后，他回想起天门的话，曾疑惑

了一阵子。

家里人从无人提及“死”字，即使偶有亲友过世，也多代以“故去”“仙逝”等敬辞，一个五岁的孩子，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呢？

邵如林是易学家，从常人常语里都可以捕捉到不平常的信息，对异常的征兆不可能无动于衷。

半年过去了，天门再无异常举动，他还道是自己多心了。

不料，今天这孩子竟说出半年前同样的一句话。邵如林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难道天门这孩子开了天门，可以预见他人的生死？

邵如林有些后悔给孙子取名“天门”了。

邵家自先祖邵康节先生始，虽世代精研易学，博得理学世家的美名，可是全凭祖传一本秘宗外加个人的努力修习，此外并没出过奇异之人。

天门乃懵懂小儿，仅仅背过几首简单的唐诗，尚未开始识字，阴阳五行知识一无所知，不可能懂预测之术。

莫非这孩子真的是天赋异禀？

这并非绝无仅有，西域喇嘛不是有灵童转世嘛，或许邵家先辈经天纬地之精华，经千年轮回，全都赋予天门身上了。

邵如林闷闷不乐地回到书房，孙儿天门那句咒语般的话不断在耳边回响。

那么，如果天门的话是一种预言，自己会因何而死呢？

邵如林五十有四，身体尚可，无病无灾，不会死在疾病上。他在钦天监当职二十年，主司天象卜噬；在鸿胪寺少卿任上五年，从未出过半点差错，即使偶有差池，圣上也绝不会治他以死罪。

邵如林思来想去，只有一件事是他的心病。

那是六个月前，他和林则徐的一次夜谈。

那时，林则徐刚被道光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，将要前往广州禁烟。

林则徐比邵如林长一岁，林大人官至从一品，邵如林只是从五品的少卿。两个人地位悬殊，却是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。

邵如林获知林大人受命赴广州禁烟，连夜前往林府话别。

林则徐挽着邵如林的手，在书房坐定。邵如林起身一揖到地说：“林大人，如林不如林啊。大人忧国忧民，胆识过人，在下五体投地。”

“雨山兄，言重了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拼上我这把老骨头，能为子孙后代谋一个干净世界，总是值得的。”

“少穆兄说得好，”邵如林略一沉吟，道，“想必少穆兄已胸有成竹？”

林则徐摇了摇头：“引狼入室容易，虎口夺食难啊。雨山兄可有良策？”

邵如林苦笑：“不才只通阴阳之术，哪里懂治国方略。”

“那就请雨山兄为我占一卦，看看此去吉凶如何。”

“敢不从命，我为少穆兄测个字吧，请兄长写一个字。”

林则徐并不拿笔，而是望着墙上挂的书法条幅，那是自己手书陆游的诗句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。

林则徐指了指“忘”字道：“就这个字吧。”

说完似乎觉得不妥，忙改口道：“还是那个‘家’吧……嗯，就是‘家’字。”

邵如林见林则徐如此举棋不定，心里一凜，不由得暗自神伤，看来林大人此番南下，一场腥风血雨是免不了的。

邵如林闭目思索一会儿，睁开眼道：“少穆兄，你先选‘忘’字，但是忘含亡，觉得不吉利，转而指‘家’字。你的犹豫在于，虽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打算，但怕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，于家国无功。”

林则徐点了点头。

“‘忘’是因，‘家’是果。只有先让敌方心死，才可保自身不亡，然后家国安宁。”

林则徐眼前一亮。

“但是少穆兄求的这个卦，归根结底要回到‘家’字，‘家’是一个宝字头，下面是一群猪。”

邵如林指指头顶，悄声道：“今上英明，无奈殿堂之上蠢货太多，你真正的对手不是外敌，而是朝中。”

林则徐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

邵如林迟疑片刻，接着说：“‘家’字有两解，一吉一凶。吉在于，兄若禁烟成功，便成为国之重器，歌舞升平，会被供在殿堂之上。凶在于，兄若不能快刀斩乱麻，成功禁烟，定会跳出一帮蠢货坏事。一旦坏事，会回到……”

林则徐抢道：“会回到‘忘’字上，我只有以死谢罪，是吗？”

邵如林心道，哪有以死谢罪那样简单，怕是要有亡国之忧。可是他知道林则徐饱读诗书，聪明绝顶，有些话不能说得太明白。况且他即将赴任，怎么能以不祥之语送行？

他想到这里，含笑道：“少穆兄不用如此悲观，猪是用来祭祀的，再怎么凶猛也伤不到人。”

他说的是一头猪，如果是一群猪呢？邵如林不知道林则徐能否懂得他的言外之意。

林则徐哈哈大笑道：“雨山兄，说得好，就请静候佳音，等我回来吃肉喝酒。”

邵如林不便多言，与林大人聊了些朝堂趣闻，起身告辞。

林则徐到广州后，雷厉风行，手段强硬，不仅强行收缴英国商人的鸦片，还一把火将其全给烧了。

这事做得过于决绝，朝堂上多有担忧。保守派认为，林则徐虽说做的是国人畅快事，可是毕竟有通商条例在，人家的货物堆在仓库里，那是人家的财产，可以令其运走，再退一步可以下不为例。无条件收缴并销毁，总是过于激进了些。

保守派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，不过，顽疾须下猛药，和蛮夷讲道理怕是太费周折，时间拖得久了，于禁烟大计不利。

邵如林想到为林大人解的那一卦，有“只有先让敌方心死，才可保自身不亡，然后家国安宁”之语，也有“快刀斩乱麻”之语。

不管林大人是否听信了自己的卦语，自己之言和林大人之行是相合的，也就是说，从此自己和林大人成了一条船上的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

邵如林不担心自己的荣辱，他担忧的是林大人的荣辱成败。

假若因为他的卦语，陷林大人于水火，他岂能心安。

不过他转念一想，林大人乃湖广总督，谋略过人，做事自有主见，岂能被几句文字游戏左右决断呢？

自从林则徐入广着手禁烟开始，邵如林就这样日日煎熬着，生怕有坏消息传来。

如今，林则徐在广州禁烟势如破竹，灭了洋人的威风，举国上下一片欢腾。道光皇帝还亲题“福寿”匾为林则徐祝寿，朝堂上的质疑也渐渐平息，他自然喜不自胜。

他希望英人因忌惮林大人的威仪而遵从禁烟令，从此相安无事。

此时，因为孙儿天门的一句话，邵如林又忧虑起来。心想禁烟的事不会再发生变故吧？

邵如林想为后面的局势卜上一卦，无奈心不静，无法起卦。

邵如林让家人把天门带过来，他要试试孙儿是否真有出奇之处。

邵知理领着天门去见父亲，一路上千叮咛万嘱咐，要儿子不可胡说八道。

他不明白，五岁的孩子嘴不走心，哪管大人那些七规八矩。

邵家谨遵祖规，家风端正，家规颇严，邵府上下长幼有序，在邵如林面前无不谨慎小心。只有天门，是邵如林唯一的孙子，从小受尽宠爱，另外他尚是孩童，所以向来肆意顽劣，无拘无束。

天门进了爷爷的书房，不由分说直接踩着凳子爬到了书桌上，摸起笔在纸上一通乱画。

邵知理向父亲请过安，忙要去抱天门下来。

邵如林一摆手说：“不要动他，让他随便画。”

少顷，天门已经画完，丢下笔，自己爬下来，跑到一旁的卧榻上玩去了。

邵如林拿过天门画过的纸，一看之下，大吃一惊。

你道那纸上画的什么？竟是周易六十四卦里的“遁”卦。

邵如林飞快地在心里解了卦意，解完朝椅背上一仰，脸上阴云密布。

邵知理偷瞟了下纸上那些清晰的线条，也看出那是遁卦，再合一下当天的天干地支，天门画的竟然是一个极凶的卦。

邵知理不知如何是好，无力地解释道：“小孩子乱画的，父亲不必在意。”

邵如林叫过天门，抚着他的头问道：“你知道什么是八卦吗？”

天门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“告诉爷爷，你画的是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要画这个东西？”

天门想了想，摇头说：“没有为什么呀！”

“你心里在想什么？”

“一条河，一只大乌龟在里面游。”

一条河，一只大乌龟？难道天门心里映照的是“河图洛书”？难道天门真有与生俱来的不测而预的天赋？

邵如林感觉和自己对话的，不是一个五岁的幼童，而是一个高深莫测的同龄人。

邵如林问天门：“这个卦是为谁画的呢？”

天门不假思索：“你呀！”

对照饭桌上天门说过的那句话，邵如林沉默了。

邵如林从来没有如此挫败过，也从来没有如此颓废过。

他几乎不敢相信面前是自己年仅五岁的孙儿。

他几乎不敢直视天门天真无邪的眼睛。

邵如林示意邵知理把天门送走。

看着天门蹦蹦跳跳出了书房的门，邵如林且悲且喜，自语道：“我命不久矣。千古一人也！”

凭他的悟性，凭他的见识，他可以认定，天门一定是通灵神童，天门不仅有着无师自通的灵性，而且有着神奇的能量。如此奇异之人，只在民间偶有传说，从来无缘得见，由他往上祖祖辈辈都没遇到过。没想到这样的人竟然是他的孙子。如同一个平凡百姓家突然出了一位帝王一样。不可思议，无法相信，又受宠若惊。

他不希望这是真的。不是因为天门预言了他的生死，而是担忧他给家族带来灾难。

一将功成万骨枯。万骨里也会有自己的亲骨肉。

如来或观音现世，对世人众生是福音，对他的家人呢？那是无法享受平常百姓快乐的悲情。

他的担忧还在于，这种异人，一般的结局是要么成神，要么成鬼；要么进天堂，要么入地狱。

精通《周易》的人，一般都看破红尘，不膜拜神，也不惧怕鬼。他只希望子孙后代衣食无忧，平和一生。

邵如林研墨提笔，写了一纸遗书，看了又看，不禁泪下。

这时邵知理送走天门，转身回来，看到父亲落泪，“扑通”跪倒在地说：“父亲，子孙不孝，惹您老人家生气了。”

邵如林把遗书收进抽屉里，说：“起来吧，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，我为什么要生气？”

知理道：“父亲，您看天门这孩子是怎么了？”

“知理，你教过他《易经》吗？”

知理懂父亲的意思，忙道：“只让他背过几首唐诗，《三字经》也是刚开始读几句，从来没有教过他高深的学问，我占卜时也从没让他在身边。”

“天门出生后，我取先祖康节先生《梅花诗》里的‘天门’二字做他的名字，原意是要他继承邵家传统，发扬易学精神。现在看来，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，这个名字本是先祖预留给他的。”

知理惊讶地看着父亲。

“天门是开了天门了。这是邵门之幸，不过，也有隐忧，他还太小，怕他知世过早，强开心智则伤身体，会折福折寿啊。”

“父亲，那该如何是好？”

邵如林沉思良久，说：“为他找个待年媳吧，或许能压制住他的蓬勃之气。”

待年媳就是童养媳，为因驻邪而体弱的幼童布风水局时常会用到，这个知理懂的。

知理对父亲的话深信不疑，问：“父亲，要多大年龄的女子才好？”

“要长天门整旬，多一岁少一岁都不起作用。”

长整旬就是大天门十二岁，与天门的年龄太过悬殊，这样年龄的女孩可不好找。但是为了天门的一生，再难办的事也要去办。知理没有半点犹豫，说：“好的，父亲，我马上去办。”

这件事情关系重大，知理不敢大意，他决定亲自去办。

邵知理再三打听，找到京城最有名的媒婆俏三娘，一见面便给了她一个银锞子。

俏三娘喜得脸上的脂粉“哗哗”直掉，作揖道：“邵大爷有何吩咐尽管说，何必这么破费。”

邵知理一个高帽甩过去道：“我知道三娘神通广大，为人厚道，我相托的这件事，只有您能办得了，也只有您能办得好。”

“能得到邵大爷这么高的褒奖，三娘死也值了，有事您说话，除了到月亮上请嫦娥三娘办不到，在凡世间说媒拉纤，三娘从没失过手。”

“三娘爽快。是这么回事，前些日子老爷子做了个梦，醒来嚷着要给孙子说个媳妇。我们家的规矩严，谁也不敢问怎么回事，只好照办，就是图老爷子乐和，你说不？因此只有麻烦三娘了。”

三娘行走江湖多年，她已经从邵知理的行为举止中看出端倪。邵如林虽说只是个从五品的小官，但在京城也算是官宦人家，如果他家少爷不呆不傻又不残，自有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等着，何用邵家大爷如此劳神。这里面定有蹊跷，看来又能狠赚一笔银子啦。

想到这里，三娘眉开眼笑道：“好事，好事，这是做儿女应该尽的孝心。敢问少爷贵庚？想找个什么样的人家？”

“这个嘛，犬子今年五岁，想寻一个十七岁的待年媳。三娘，不难办吧？”

原来是这么回事。三娘有些失落，但眼珠子一转，笑容不改说：“办是能办得了，只是找十七岁的女子有些难。大爷您想啊，现如今好人家的，长得出挑的女儿，哪个不是十三四岁就定亲，十五六岁就出阁？”

“三娘的意思只能找个腿脚不全乎的，或者呆傻的？”

“那哪能，像邵家这样的名门望族，真找个那样的，别说您啦，三娘第一个不答应。大爷，有一个办法您看成不成，我到乡下去物色物色，兴许有穷苦人家或急等用钱的主。您使点银子，我帮您寻个模样俊、心灵手巧的女孩儿，对外就说是使唤丫头，等少爷大了，再说个门当户对的小姐，如何？”

“还是三娘想得周到，就依三娘的意思办吧。不怕花钱，但有一条您千万不可糊涂，一定要十七岁的少女，差一岁您可就白忙活了。”

“那是，那是，三娘几时做过糊涂事。”

俏三娘喜滋滋地领命而去。

再说邵如林，连着三天清晨卜了三次卦。

两卦为林则徐，一卦为自己。林则徐的卦象很平稳，符合目前的处境。虎门销烟后，英国商人虽然四处叫嚣，要求赔偿损失，倒也没掀起什么大风浪。英领事义律也给天朝发来照会，天朝是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，并没什么利害冲突。

邵如林心下甚慰，只要林大人在南方能稳定局势，英人的怨气会慢慢消退，因销烟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也会很快平息。

邵如林自己的卦象也看不出大不吉之兆，至少是这个月内不会有任何不测。

想到天门那句谶语，邵如林实在烦恼，又不免怀疑自己的判断了。那到底是小孩子的一句无心之语，还是自己看得不如天门更远呢？若仅是一句谶语也还罢了，天门画的那个对自己极凶险的“遁”卦又作何解释呢？

不管了，一切让时间来验证吧。

懂《周易》之人，多乐天知命，邵如林并不计较个人的生死荣辱。一切都有命数，多虑无益。

邵如林心情渐渐平静下来，信步走向后花园。

转眼三个月过去了。

这一日晚间，邵如林正在书房读书，仆人过来禀报，说是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大人差人来请，叫他去穆府品茶赏月。

穆彰阿权倾朝野，炙手可热，可邵如林与他从无交集，他突然要见自己，到底所为何事？

邵如林不敢怠慢，马上更衣，乘了轿去见穆大人。

进了穆府，七转八转，绕过三个月亮门，邵如林就看到穆彰阿亲自站在书房门口等候。

邵如林受宠若惊，忙上前请安。穆彰阿一把拉过他，亲热地说：“雨山兄不必客气，快快里面请。”

宾主落座，寒暄过后，穆彰阿道：“再有四个月便是皇太后的寿辰，因为禁烟之事，太后颇多微词。虽说太后的烟供并没有少，但关于禁烟的风言风语让她很不高兴。圣上的意思是借祝寿让太后乐和乐和。雨山兄恐怕要忙活一通了。”

邵如林道：“这是为臣子应尽的职责。”

穆彰阿话锋一转道：“雨山兄对禁烟之事如何看？”

“禁烟是皇上亲自裁决的大事，下官不敢枉议。”

穆彰阿低声道：“今日接到南方密奏，英人正在悄然调兵，恐怕一场战事不可避免。这件事令圣上颇难决断。依兄之见，如果开战，胜算几成？”

邵如林终于明白了穆彰阿见他的真正用意，心里有些慌乱。他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穆大人可是要下官请示天意吗？”

“我正有此意，雨山兄不妨卜上一卦。”穆彰阿提醒道，“圣上所虑的是太后寿辰将至，一旦开战，怕要让她老人家担惊受怕。圣上可是大孝子啊！”

这句话邵如林再明白不过，语气里透着惧战之意。邵如林不知道究竟是圣上的意思还是穆彰阿的意思，一时踌躇起来。

邵如林静下心来，专心请教天意。一卦出来，吉占六成，凶占四成。按卦象暗示，如果开战，当然是有胜算的。

假如对面坐的是林则徐，邵如林可以如实解卦给他听。禁烟初见成效，依林大人的禀性，不管天意如何，一定会迎战挑衅，维护天威。但现在面对的是穆彰阿，他就不敢直言相告了。因为果如卦语，一战而胜自然皆大欢喜，一旦战败，凭穆彰阿翻手为云、覆手为雨的为人，他区区从五品小官吏不足为惧，林大人定会为穆彰阿所不容。

邵如林不知如何开口。

穆彰阿见他发呆，道：“雨山兄，怎么不说话？”

邵如林拭了下额头的汗珠，说道：“穆大人，不知道怎么了，不才今儿心神不宁，所求之卦也浑浊不清。开战之事，关乎国本，下官不敢信口雌黄。请穆大人宽允，容下官明晨再卜一卦。可否？”

穆彰阿知道他是为难，也不点破，笑道：“好，就依雨山兄的意思。”

邵如林出了穆府，仰头看天，在心里默念道：“难道我的劫在这里？！”

等了三个月，不见俏三娘露面，邵知理生怕父亲责怪，很是焦急。

事实上，俏三娘不仅是京城有名的媒婆，还是京城最大的人贩子。她在各省都布有下线，想找什么样的姑娘，不出十天半月立马送到。

之所以让邵知理等这么长时间，这是俏三娘的手段。上赶着不是买卖，拖的时间越久，越表明这个差事难办，好以此来讨价还价。

正当邵知理将要失去耐心时，俏三娘出现了。

这一回，俏三娘描了淡妆，并且有意弄些锅灰，浅浅地抹在眼窝里，整个人看上去又憔悴又疲惫。

俏三娘身后，亦步亦趋地跟着一个女孩儿。

邵知理见了三娘，正要抱怨几句，见她精神大不如从前，又不忍心了。于是礼节性地问道：“三娘这是怎么了，是病了吗？”

三娘察言观色，瞧出邵大爷的不爽，心里暗乐，脸上却是邀功请赏的神情：“邵大爷，三娘是病了，是累病的。为您这份差事，三娘也是拼了老命了，这三个月，山山西东遛个遍，河南河北跑断腿，就差掘地三尺了。谢天谢地，终于没白遭一回罪，您上眼瞧瞧，这孩子还满意吗？”

邵知理听三娘这样说，又见她一脸倦容，满心的不快顿时烟消云散，道：“三娘

受累了，待会儿重重有赏。”

三娘连声应着：“应该的，应该的。”说着把身后的女孩推到邵知理跟前。

邵知理定睛细瞧，眼前的女孩皮肤略黑，面黄肌瘦，看不出有多大年纪，倒是能看出是穷苦人家的孩子。

邵知理问她：“姑娘叫什么名字？哪里人？今年多大了？”

女孩儿瞧了一眼三娘，抿着嘴不说话。

三娘道：“不用瞧我，如实地跟邵大爷回话。”

女孩儿收回目光，低头看着地下，说：“民女叫杏儿，家住豫北黄河边上，今年十七岁。”

邵知理唬她道：“我看你不像十七。”

杏儿小声分辩道：“是十七岁。”

三娘在旁笑道：“邵大爷，您老放心，三娘做事一向丁是丁、卯是卯，可不敢自坏名声。”

邵知理点点头，又问杏儿：“家里还有什么人？这么大了为何还没有出阁？”

杏儿又去看三娘。

三娘喝道：“邵大爷问你话，老是看我干什么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不用藏着掖着。”

杏儿说：“我娘早死了，前年黄河发大水我爹被水冲走了，我住在一个远房姑姑家，没人管我的婚事，因此就耽搁了。”

这孩子的身世还挺苦。邵知理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，说：“如今你到了这儿，你的苦日子就到头了。”

俏三娘见邵知理认可了杏儿，一颗心放下来，说：“邵大爷，要不要请少爷出来见见他媳妇？”

她就是这么随口一说，一个五岁的小孩，知道什么是媳妇是丫头。

邵知理说：“不用了，让杏儿先下去换身衣裳吧。”

俏三娘心里美得不行，开始盘算能在邵家榨出多少银子。

杏儿一随丫鬟出去，俏三娘立马开始诉说辛苦，说着说着眼圈都红了。

“邵大爷，这也就是看在您对老爷子的一片孝心上，我也是敬重您家邵大人德高望重。换作别家，给多少银子我都不伺候。不瞒大爷说，这仨月我瘦了二十斤。”

邵知理含笑看着她说：“三娘说个数吧。”

三娘掰着手指头道：“我这儿有账，保证不讹大爷您的银子。我跑了四省二十八县，多少村子也数不清了，光车马费就花了五十两银子；吃住是能省则省，花了十两；杏儿的姑姑要得倒不多，我连哄带诈只给了她五十两。拢共您给一百两银子吧，